



宁波人家的年节滋味

上海海纳百川，年纳百式，上海的都市年，故而特别地五光十色。

□ 撰稿 | 翁敏华



《城隍庙灯会》，张弛画。

我们的生活像极了竹子，由竹筒与竹节两部分组成，竹筒摸上去平滑滑的，故名“平日”；竹节凸凸的，毛拉拉的，故名“节日”。一枝竹被竹节分成一段一段，近根的部位最粗壮，所以第一道竹节圆周最大，凸得最出，手触摸感觉最为毛拉拉。那是我们国人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日啊，最重视、在乎的一个节日，最富感情色彩的一个节日，最富有滋味的一个节日。我们把它叫作：年节。

“如意弄”里宁波年

中国人最重视过年，过大年。有道是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年是一定要过的，有条件要过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过。我们这代人的成长期正值物资匮乏年代，过年是一年中吃得最好的一段时间，是有机会穿新衣服的时候，所以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。现在物资丰富了，人们还是重视，只要看看每年的春运，就知道了；只要看看因为新冠防疫“就地过年”者脸上的委屈，就知道了。

小时候家住南市，一条小弄堂，原本叫“如意弄”，后来叫“梧桐路131弄”，但弄堂里的老人还叫它如意弄。向东走不远就是南外滩，往西抬腿就到老城隍庙豫园。这条弄堂住户有一大半是宁波人，所以我们小时候过年，实际上过的是宁波风味年。范家公公、二阿哥伯伯们，包括阿拉爹爹，平日里也并不要怎么宁波的，过年时却特别地宁波：讲最正宗的宁波俚语，强调最严格的宁波规矩，吃最道地的宁波食品。